

艺术家简介



马友德

1930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齐河县,中学时即拜著名二胡演奏家陈朝儒先生为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学会顾问,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荣誉理事。

马友德教授桃李天下,有的学生已成为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如陈耀星被誉为“东方艺术大师”,朱昌耀被誉为“世界一流弦乐演奏家”,又如王少林、芮小珠、高扬、周维、许可、余惠生、卞留念、陈军、邓建栋等在全国及省级比赛中频频获奖的优秀音乐艺术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对马友德教授的教学成果作了专题报道,并誉之为“二胡界的马家军”。

自1950年至今,在55年的演奏、教学生涯中,他还在各地电台、音像出版社出版有二胡独奏曲和自己创作的民乐合奏曲,如二胡独奏曲《月夜》《光明行》《喜庆丰收》《欢庆》等,民乐合奏曲《龙舟》《闹春耕》。发表论文《谈二胡基本功训练》《二胡教学散论》,以及出版专著《名家教二胡》,VCD《大师教二胡》,CD《马友德二胡演奏专辑》。多年来新华社、江苏广播电台等报刊媒体对他的演奏和教学成果给予极高的评价。

由于出色的教学及学术研究成果,他多次被评为学院优秀教师,并获学院优秀教学一等奖。1991年获江苏省高等院校优秀教学质量二等奖,1993年获对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津贴,并颁发证书,1995年被评为江苏省高等院校优秀学科带头人。

漫谈我的二胡人生

马友德



盛世金钟马友德从艺从教60周年师生音乐会

列宁说过:没有热情就从来没有对真理的追求。我对这句话的感受十分深刻。确实,事业的追求首先取决于对它的热爱,我从小就喜欢音乐。1947年的一天,在我回家路过校门时,突然听到一种非常动听的音乐声音,循声而去,原来是陈朝儒老师在练习二胡。当天我听到很晚才回家。因为好奇,更因为好听,第二天我又按时去了,因为怕惊动老师打扰老师练琴,只是静静地躲在离老师房子不太远的地方悄悄听。优美而神奇的音乐让我着迷,只要有空就去听。时间长了还是被老师发现了。后来老师把我喊进屋问我:“你喜欢二胡吗?”我说:“非常喜欢!”“想学吗?”“二胡真是太好听了,很想学!”老师说:“想学先要有琴。”自己要学琴、买琴,家里不同意,没钱,并且讲我粗手笨脚的还学这玩意。但我非常坚决,一定要跟陈老师学二胡。后来就把每天早上家里给的五分钱买早点的钱存起来,积攒了八元钱,请陈老师按他琴的样式(刘天华先生改良后的琴)做了一把二胡,直到现在这把琴还在。我常常感念于和陈朝儒老师的缘分,但更感于少年的我竟对二胡如此的喜欢。

我练习很刻苦,进步较快。1949年7月,山东省人民文工团到我校区招收团员,我考进了文工团,成为二胡演奏员。1950年全省文工团大调整,我被派到华东大学艺术系音乐科学习,因二胡成绩突出,领导分配我做二胡小老师,既是学员又充当教师,兼教比我小的同学学习二胡副课,从此我步入二胡教学的生涯。1951年华东大学艺术系并入山东大学艺术系,从济南迁至青岛。因为工作需要,领导又分配我跟德国著名大提琴家曼哲克教授学习大提琴(直到1955年)。1952年又因为全国院系大调整,我校艺术系音乐、美术两专业由青岛迁到无锡,与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合并,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我被留校,在音乐系任二胡教师,同时继续学习大提琴。1953年我开始教第一个二胡专业学生——王有初。他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民族乐团工作。1955年开始我又被派上海,向大提琴家陈鼎臣教授进修大提琴,一直学到1957年。

其实,正是这七年正规的大提琴学习,对我的二胡教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帮助,因为西洋弦乐教学中所体现出的规范和严格等特性,使我能够在后来的教学中,借鉴外国乐器的教学经验,包括演奏方法、教材使用,以及教学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极大地丰富我的知识结构,拓宽音乐听觉和表现视野。尽管学习大提琴需要耗费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二胡艺术仍在我心中占有重要

的位置。在此期间,我一直坚持到华东师大,随二胡名家陆修棠教授学习二胡,自己的演奏与二胡教学一直没有停止。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成立,经同意,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兼教了五名二胡学生。1957年从上海回到无锡,一边教二胡,一边用大提琴参加学校乐队的工作。因为想到自己作为院校教师,是不大可能跨两个专业教学,无法保证在教二胡的同时,在大提琴领域投入很大的精力并有很高的建树,我明确地向学校提出,要求放弃大提琴专业,选择二胡教学为专业。领导再三问我:放弃大提琴专业是否后悔,我坚决地表示:不后悔。如果说当初走上音乐道路是因为喜欢而带有丰富的感性成分,这一次是因为对二胡艺术的深深热爱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而今,回头展望,我为当初的选择感到欣慰和自豪!

1958年学校从无锡迁到南京,同年改名南京艺术学院,同时开办了南艺附中。我被安排在附中教二胡。1960年调回本科,晋升为讲师。这期间因为工作需要,学校又派我去上海向杨雨森老师学习革胡,回校就教了一名革胡学生;姜步瀛。1972年领导又命我去上海学习倍大提琴的演奏和教学,师从上海交响乐团倍大提琴专家周宏斌老师。1973年至1977年在学校教了两名倍大提琴的学生——孙建军、姜海宝,同时还帮宋保军同志带教了八名大提琴学生和我倍大提琴学生。我的大提琴主要是教了我的女儿马莉(江苏省交响乐团大提琴副首席、国家二级演奏员)。1975年学校恢复了我的二胡教学工作,这时我一方面教倍大提琴,一方面教二胡。1977年之后,我的二胡教学工作正常化,一直到1997年我离休。

好像是命运的安排,几经转折,竟把我不知不觉地调到了江苏,开始我不懂,后来在写《二胡之乡》的广播稿时才认识到,作为一名以二胡艺术为终生追求的人为此是多么的幸运。江苏是二胡界的两大巨星——刘天华先生和民间音乐家华彦钧的故乡。江苏是二胡普及范围最广(大街小巷经常可以听到二胡的声音)、用途最广(各种地方戏曲都以二胡或高胡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江南丝竹及各种小乐队也都以二胡为主奏乐器),水平最高(二胡技艺发展最快,人才辈出),大师最多、二胡制作工艺和改革最精良的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全国二胡之乡。这里人文荟萃、文化发达、民族音乐底蕴丰厚,命运安排我在这块沃土之上辛勤耕耘,为国家培育了一批优秀的二胡人才,成就了我最青春时期的梦想。

我从1950年开始教二胡,到现在已有五十六年了。在五

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先后教了大概两百多名学生,有主课、有副课、有业余几种不同类型的学生。与目前还在从事二胡演奏专业和教学一线的学生一直保持联系,只有这样,我才可以通过他们了解到全国二胡发展的概况和新的信息,并将吸收到的各种新的信息和技术进行融会,此目的是为了二胡教学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能落后。新中国成立之后,二胡作品的创作手法及其演奏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五十六年的二胡教学使我亲身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内二胡艺术的发展和变化的全过程。在总结我的二胡教学时,我认为教学中的吸收与融会应该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教给学生什么?另一方面我又在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我教给学生什么?一是给学生打下一个正确的、牢固的音乐基础,严格的音准、稳定的节奏、正确的读谱能力。二是给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审美意识,形成好听的音色,培养一种高雅的审美情趣,能准确地分析音乐作品。三是使他们明确什么是科学的演奏法,如何运用身体机能的自然条件,自如地运用多种手段控制自己的乐器,为技术技巧的发展,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四是如何向各方面的专家学习,学会分析、对比、鉴别,学会模仿、吸收,学会照镜子,改进自己的演奏。五是爱护学生的个性,保护、发扬学生自身的特点,使其不断明确自身的长处和奋斗目标,树立勇攀高峰的信心。六是鼓励学生创作的积极性,大胆进行艺术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做到能演、能写、能教。

我在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一是学生年轻,肌肉活,反应快,对技术技巧的追求,对速度、力度在音乐中的变化,比我们先进。跟学生在一起,少一些保守观念,对练习的要求比较先进。二是青年学生,在新作品的演奏中,自己有想像,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观点,而且有些创造的手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三是演奏中机能的运动,如何掌握用力和放松的感觉,大一些的同学会动脑筋,就像拿东西,两斤重的东西就要用两斤的力量去拿,超过了两斤就是紧张。这样学生就会找到或感受到适当用力的感觉。四是把学生的创作作品作为教材,而且是必修曲目。例如陈耀星、朱昌耀、周维、钱志和、欧景星、杨易禾、邓建栋、陈军等。有时候有机会,还请他们来亲自教我们学生对这些乐曲的要求、表现和处理,手法运用就会更加准确。五是在我的倡导下,学生中的互帮互学,互相交流比较好。我经常利用寒暑假期间,请北京、上海的学生,来南艺交流。这样我们也可以学到各院校各位老师的教学,以及对

演奏法的要求,对作品的不同处理,可以听到很多新的作品。

二胡事业的发展、壮大,是靠群体,是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大事业。如今,在我教过的学生中,有很多已成为国内外有名望的演奏家,有的已是大师级的演奏家了。我经常和他们联系,交流一些问题。我要求自己去做,也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这样去做。我们一定要懂得:我们众多的积累都受益于前人的智慧和成就。我们的师辈们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后辈不能辜负前辈的期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我们教师心中的最终愿望。

一个人事业能有所成就,离不开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做后盾。共同的兴趣和理想使我们及下辈的家庭,形成了一个音乐之家、教师之家。我的妻子是南京艺术学院前身——华东艺专的第一届声乐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到上海戏曲研究院。1955年我们结婚,后来有了三个女儿。由于我父亲去世早,我的工作不好调动,为了支持我的教学工作,她只有从上海调到南京来做中学音乐教师。这时我母亲和小妹也从济南迁到南京,我的小弟马友道1955年也来到上海,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那时我还在无锡,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妻子一个人承担下来了。长嫂比母,她可真不简单!不但学校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这一大家子,母亲、妹妹、三个女儿、弟弟、我和她一共七口人的生活也照顾下来,她毫无怨言。有一段时间我大妹也来了,放假时就有八口人。这个重担都是她和我一同担起来。后来弟弟、妹妹、三个女儿都工作了,她才算轻松了点。她真称得上是贤妻良母。这些都是我的同事有目共睹的。我的妻子是我坚强的后盾!

此外,我的弟弟、女儿都是文艺工作者,他们所学的专业对我的二胡专业教学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我的大女儿马海燕1976年南艺钢琴专业毕业,二女儿马莉是江苏省交响乐团大提琴副首席,国家一级演奏员。小女儿马健1982年南艺小提琴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大弟弟马友仁与我同时学二胡的,后又学大提琴。小弟弟马友道1955年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中,一年后改学作曲,196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调上海芭蕾舞团从事舞剧音乐创作。他也是全国知名的作曲家,在作曲方面对我的帮助很大。现在我的外孙女顾怀燕专业学习二胡,而且钢琴学得也很好,也是我用合理的方法把她教出来的,总算在自己的家人中有了一个接班的。我的小妹婿也是做音乐工作的,曾在江苏省淮剧团任小提琴演奏员,现在仍是业余小提琴教师,而且是小提琴制作师,做得一手好琴。现在看我们家真可算得上是音乐世家了。

二胡事业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将来发展的速度会更快。总有一天,中国二胡艺术也会像西方的小提琴一样,在世界推广、普及,中国的民族音乐也会为世界人民服务,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让我们二胡界的同志们共同努力,迎接二胡艺术在世界各地百花盛开的春天!

(文章有删改。原文载于《2006·文艺研究新成果丛书——文艺高层论坛》)



与学生余惠生、周维、朱昌耀、邓建栋合影



在香港艺术节上表演



与学生陈耀星合影